

受访嘉宾



王鲁湘 文化学者，主持人。湘潭大学文学史，北京大学哲学硕士，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导。现为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李可染艺术基金会副理事长，李可染画院理事长，清华大学张仃艺术中心副主任



邵大箴 1934年生，著名艺术理论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国家画院美术研究所所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名誉主任。李可染艺术基金会理事、艺术委员会主任



何向民 广东崇正常务副总裁，中国书画部负责人

艺术语言革新 在艺术语言上如何与西画抗衡

除了题材上，李可染认为在艺术语言上反映新中国，能与西画抗衡，才是革新之路。如何从西画回归中国传统？在图式、用墨、用光等艺术语言探索上，李可染贡献了什么艺术价值？王鲁湘与邵大箴进行了具体分析。

王鲁湘：李可染在1956年与1954年有重大区别，除了题材上，他还有很多艺术语言上的思考。他认为只有艺术语言上有创新，让人感觉到有力度，能够和西画抗衡，革新才有价值。

1959年他到桂林写生，提出新目标：图式和透视。当初学界在批评中国时，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是认为中国画不科学，第一不懂透视；第二不懂素描，画的东西没有明暗，不立体；第三是不懂解剖，结构上不准确。但李可染慢慢发现不对，他认为，艺术不必亦步亦趋地去为科学原理做一个视觉的证明。所以当画你李可染1959年的桂林山水画，与他1954年、1956年的画对比，你会发现，他在图式和透视上开始回归我们中国传统。他开始把三维空间的深度弱化，把整个空间平面化，像一块门板一样堵在你眼前，这是降维打击古典主义以来的三维空间。

关于图式的创作，在李可染创作中，1960年是和1954年、1952年一样重要的年份。1942年是重新回归传统中；1954年是用写生来掀起中国画革新；1960年是“以一炼十”，要画出几个基本图式，形成自己的山水图式。

对光的引进，也是李可染先生对中国画的最大贡献之一。中国画不是没有光，只是对光不自觉，所以中国画基本上是散光状态。而李可染先生对西画用光进行过系统研究，自觉地把光引进到山水画里。像《榕湖夕照》，右上角空处的题字，是相隔一年后的双题。为什么？就是为了光。用中国书法题字，使它变成一个灰度空间，把画面中间真正的高光

他画出的，是只有中国文学才能塑造出的如幻如梦的诗般境界，让你看到中国水墨语言代表的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

如何读懂红色题材背后的李可染？

文/羊城晚报记者 林清清 通讯员 戴朝晖

在趋于平淡的收藏市场中，亮点总是引人注目。

在今年稍显平淡的市场大环境下，红色题材书画仍然受到关注，李可染的多幅作品在不同机构的大拍中，都创造了具领袖地位的高价。最近一则过亿元的消息，来自11月18日嘉德秋拍“大观——中国书画珍品之夜·近现代”专场，李可染在1976年创作的《井冈山》，拍出了1.38亿元的高价。

近年来，李可染持续有高价作品拍出，在广东也有着特殊的影响力。例如李可染在广东从化创作的《秋山图》，2018年以9200万元成交，作品《高岩飞瀑》在2019年春拍以5543万元成交，而《雨后漓江》也在今年11月28日的崇正秋拍中，以966万元拔得当场拍卖头筹。

李可染红色山水的代表作《万山红遍》，自1962年在从化首次创作

后，李可染对该系列反复探索，又用乾隆朱砂创作，每每出现在市场上，都引起轰动。其中1964年创作的《万山红遍》，在2012年创下近3亿元（2.9325亿元）的纪录。

如何从学术上、艺术上深入认识这位红色书画的代表人物、“新中国山水画”开山立派的一代宗师？日前，“为祖国河山立传——李可染绘画赏析”的学术讲座在广州举行，引发听众热烈围观，不少人站着听完全程。

如何看待“红色山水画”的艺术价值？为何红色题材山水画持续受到追捧，往往能创出高价？毛主席诗词对红色山水的影响在哪里？李可染的新中国山水画有何独创？在用墨、用光和典型图式上，“李家山水”有何独特面貌？在专家学者的观点解析中，广州观众得以对李可染以及“新中国山水画”，都有了更全面深入的认识。

中国画新探索 “新中国山水画”艺术价值之辩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画经历了一个争鸣和成长探索的过程，李可染为新中国山水画的革新，作出了各种努力探索，被认为是“新中国山水画”开宗立派的大师。从1942年，李可染决心“以最大的功力打进去”，回归中国水墨画的传统中。立志“为祖国河山立传”的李可染，作出了怎样的艺术探索？研究李可染20余年的李可染艺术基金会副理事长王鲁湘带来了系统的梳理。

王鲁湘：李可染有两句话非常有名：“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这就是1942年他决心重新回归中国画时，给自己确立的口号。李可染在1949年到1954年之间，有过几年的徘徊期，这几年几乎见不到李可染的作品。我专门研究过这段空白期，其实一点都不空白，他在努力探索各种可能的方向。比如他连看了十场《白毛女》，每一场都在黑暗中摸索画白毛女的舞台速写。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美术界发起了关于中国画的大讨论，出现了两个极端的派别。保守派认为中国画是非常成熟的

一种艺术形态和语言体系，它不可能进行任何改变；而另一派认为中国画，特别是山水画，与新社会格格不入。老山水画可以送到博物馆，新山水画应该取消。当时学校里的中国画专业取消了，李可染因为是在林风眠先生和法国教授克洛多先生的第一个中国油画研究生，就在中央美术学院教了水彩画。

但李可染和张仃在思考第三条路：中国画的革新论，主张画家回归自然，到生活中去写生创作。1954年3月，李可染、张仃与刚刚归国的罗铭这三位中

央美院的教授，一起去江南进行了三个月的写生。回来后这批作品在北海公园举行了展览。李可染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了革新论是行得通的，拉开了中国画革新的序幕。接下来全国各地的画家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山水写生，包括岭南的关山月、黎雄才，西安的赵望云、石鲁，南京的宋文治，都到现实生活中去进行写生，堪称扭转了自明代以来600年山水画创作的走向。

1956年李可染下大力气钻研，他在笔墨上向老师黄宾虹先生学习积累；同时研究西方的油

画史，尤其对于伦勃朗的绘画进行研究。包括1957年到德国去研究当时馆藏的伦勃朗原作，他跟德方提出的条件是，要把存有伦勃朗作品的博物馆都打开，放在库存里的伦勃朗作品都看看。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李可染从实景写生创作，转向新的山水图式构建，以更集约的艺术语言、更夸张的艺术手法、更浓郁的诗化意境、更强烈的艺术形式，塑造可以遥接范宽、李成山水传统，可以对话西方油画而又能表现时代精神的“李家山水”图式。



李可染在从化创作的《秋山图》，崇正2018春拍9200万元成交 崇正供图

晋深表谈

好一个“百花不露地”

文/常伟



常伟

钟表文化学者及鉴赏者，时计堂创办人。北京收藏家协会理事、澳门钟表协会副会长，日内瓦高级钟表大奖赛中国评委。著有《钟表收藏知识30讲》《中国与钟表》《名表鉴赏》《揭秘与中国》等。

许多玩瓷器的朋友，知道乾隆年间的景德镇流行一种花卉图案，在瓷器中心部位做出牡丹等大朵纹样，并在周围以菊花、茶花、月季、荷花、百合、牵牛花等等各种小花作为陪衬，象征着百花呈瑞的好兆头，花之形状、大小、正侧，各尽其致，繁密之极。这种纹样叫做“百花图”或者“万花锦”，民间也有个说法是——百花不露地。真的会有一百朵花么？我是真没有数过，但我确切知道在怀表世界中也有同样的装饰，而且风靡了大清王朝200年。

喜欢名牌表的朋友应该听说过每年的瑞士巴塞尔钟表展，许多大牌都在其中有一席之地，然而在同一座城市中还有一家博物馆，展示有极多的古董表。今年春天我专门前往拜访，为的是那传说中“康熙御制”表。按照博物馆的说明，此表为1716年在北京制造，当时已是康熙晚期，大内能够造表的技术人才也只有来自瑞士的林济各了，他本人是耶稣会传教士，因为康熙皇帝爱好西学，所以宫廷内不乏身怀一技之长的西方人。皇帝本人对钟表可谓推崇备至，“法自西洋始，巧心授受知。轮行随刻转，表指按分移……”就是出自康熙皇帝之口。

当然，这个300岁的古董表吸引力不单是因为其出身，表壳周身布满了花卉纹样则是另一大亮点，恰恰让我们想到了文章开头所谈的“百花不露地”，这种设计风格与宫廷艺术紧密关联，一直影响到19世纪开始专门销往中国的怀表。当中最为鲜明的就是表壳的珐琅绘画，往往是以百花图的模式加以呈现，无论表壳或大小、无论色彩或浓或淡，位于瑞士的珐琅画师们就是喜欢这种主题，难道是他们一厢情愿么？抑或是受到了某种影响？我想原因还是与乾隆年间“百花不露地”瓷器的流行有关，很可能当时在中国的西方商人已经捕捉到这种图案信息，或者外销海外的中国瓷器本身带有这类特征，从而令针对大清国制作的珐琅有了主动权，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就此展开。

2019年7月，苏富比启动了“时间杰作”系列拍卖会，计划在全球四大拍卖城市举办四场古董钟表拍卖会。在伦敦举办的首场中就有一只“百花图”（如下图），以蓝色半透明珐琅为地儿，中心位置是玫瑰、扶桑花和郁金香等，周边布满了枝叶并且夹杂着各种小花。花卉的色彩艳丽，对比强烈，整个画面体现了微绘珐琅师高超的技艺，要知道，这可是不到6个厘米的直径内所完成的画作啊！难怪这类表在整个19世纪都将是中国人最爱的，尤其是《品花宝鉴》中出现的“大八件”表，更是将“百花不露地”发挥到了极致……请看下回详解。



李可染《雨中漓江》用墨意象化，2019秋拍966万元成交 崇正供图

红色题材解读 毛主席诗词对新中国山水画有何艺术影响？

说到中国的新中国山水画，绕不开一个话题，就是毛泽东诗词山水画。李可染、傅抱石、钱松喙等一批画家，以一代伟人毛泽东的诗词意境为主题而创作的一批红色山水，广受藏家欢迎，只要在拍卖会上出现，往往都会创出高价，甚至打破画家的市场纪录。我们该如何看待红色山水画的艺术价值？如何解读毛主席诗词对新中国山水画的艺术影响？

王鲁湘：我个人认为毛泽东诗词的出现，对于中国山水画革新起了极其积极的作用。

山水画和风景画最大的不同，是山水画建立在印象基础上，是想象的风光，而风景画就是眼前直接看到的山水。如果你只画眼睛能看到的景物，被三维的空间所约束，你就永远画不出宋元山水那种直指千里的伟大气势，你就不可能在美术史上出现，不可能达到范宽的《溪山行旅》、郭熙的《早春图》的境界，更不可能出现《千里江山图》《富春山居图》。这些中国山水画历史上的代表经典作品，都是以超人的想象力画出直指千里之事，这是中国文化带给中国艺术的思想资源。

而毛泽东诗词以瑰丽的色彩、浪漫的思想，把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征程中经历过的各种艰难困苦表现出来。这其中革命浪漫主义，李可染把握住了，他开始画超然象外的东西。

市场分析 红色山水为何持续受市场欢迎？

羊城晚报：近几年来，李可染作品有怎样的市场趋势？“红与黑”不同类别的典型作品，行情如何？

何向民：李可染的作品近年来一直都是受到追捧的。他的“红可染”，尤其是《万山红遍》系列，只要一出现，分分钟都能创出高价，很受追捧。因为在他的作品里，红色画面本来就是比较少的，再加上时代特性，所以特别能引起人们的关注。

至于俗称的“黑可染”部分，主要是指他的水墨画。其实李可

染的画还是以水墨为主，有一部分设色。但他的水墨画可以说是新中国山水画的一个代表。他的墨中透亮、透白，光影对比非常强烈。有黄宾虹的那种黑，厚重但层次非常多。

羊城晚报：您认为李可染作品一路平稳，屡创高价的原因是什么？除了李可染本身的艺术感染力，是否反映出市场对红色收藏热情不减？从拍卖市场成绩来看，“新中国山水画”的市场走向如何？

何向民：李可染作品在市场上

一路稳定和走高，主要是基于：第一，他是具有独特创造力的一位画家，开创了一个鲜明独特的李可染面貌的山水画派；其次，作品量少，相比起齐白石、张大千等大名家，李可染的作品存世非常少，因此市场价格自然也会比较坚挺。而且大部分在博物馆收藏、纪念馆收藏，市场上出现的量不大。

第三，他的画有很多是红色题材，比如像《井冈山》这一类历史题材的作品。这些新中国成立后的红色题材作品，市场上比较

少，作为收藏的一个门类趣味趋向，藏家对这类画作也一直比较追捧。

新中国山水画，从最初受到人们质疑，发展到大家认同它的艺术性与时代感，李可染、傅抱石、陆俨少、钱松喙等艺术家做了很多探索，也已经为人们所认可。他们都是具有独创性追求的艺术家，艺术题材又能够体现新时代的精神面貌，所以能够被现在这个时代所接受，因此新中国山水画这个版块的市场走向，我认为会越来越越好。